

柳亭

懷舊集



目錄

懷念阿英先生·····	一
懷念胡道靜兄·····	六
懷念志超女士·····	一〇
新詩和舊詩·····	一四
關於讀經問題及其他·····	一六
閒話南宋·····	一九
關於大明英烈傳·····	二三
關於南明忠烈傳·····	二六
我的兒童教育觀·····	三八
紀念雙五節·····	四〇
更生齋隨筆·····	四五
辛亥革命外史·····	四九

一九四三年的期望·····	五二
民國三十二年的希望·····	五五
榕齋讀詩記·····	五六
雜談阿英先生的南明史劇·····	六三
還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·····	八〇
續憶劫灰中的南明史料·····	九八
羿樓舊藏南明史料書目提要·····	一一七
明季吳江民族英雄吳日生傳·····	一七八
江左少年夏完淳傳·····	一二一
介紹一位現代的女詩人·····	一三八
紀念詩人節·····	二四四

懷念阿英先生

自從香港脫險以來，就担心着上海文化界朋友的消息。朋友太多了，他們的姓名當然不能備述。但，除景宋先生以外，比較地位頗重要，在私人方面，懷念也頗深切的，却是通訊過半年多的阿英先生。

到了桂林，偶然看見重慶出版的『文壇』第四期，它寫着：『阿英已全家離滬，惟已抵何地，尙無消息。』全家離滬，是我所高興的，但已抵何地，尙無消息，又不免使人思念無窮了。爲了悶在心頭，老是不舒服，不如將我懷念的心情，索性寫一些出來吧。

我最初知道景仰阿英先生，還是在太陽社時代，這時候他的姓名是錢杏村。太陽社好像是出版月刊和叢書的，主要的人物是蔣光慈先生和錢杏村先生。蔣先生是我先前在上海時就認識的，錢先生却未曾見面。我這時候亡命日本，讀了他們的作品，覺得是頗有興趣的。

等到我從日本再還到上海，又隔了一些時候，太陽社就停止活動，光慈先生也逝世了。錢杏村先生却變成阿英先生，以標點晚明著作問世。這時候，他已在精心研究明清時代文學

和歷史的作品，而搜集保藏着許多不經見的書籍了。

不過我和他的關係，却在八一三之役上海淪陷以後才開始建立的，此時他已是魏如晦先生了。他編輯『文獻』，又在華美晚報上面發表他的南明歷史劇本『碧血花』。對於南明歷史，我是向來有些癖嗜的，便設法和他通訊，提出了許多意見。結果，他找人介紹來看過我一次，以後便繼續通訊討論。

南明三帝，第一個是安宗簡皇帝（弘光），第二個是紹宗襄皇帝（隆武），第三個是昭宗匡皇帝（永曆）。阿英先生在寫三個歷史劇，以表現這三個朝代。第一部『碧血花』，是表現弘光時代的，他借孫克威葛嫩娘的故事，來指點馬阮誤國的醜惡，結果南都淪陷以後，他們起兵抗滿，終於光榮的就義。阿英先生把劇本寫完以後，印成單行本，而且公演了。我在閉門謝客的環境中，偷偷地去看了一次，覺得很興奮。於是再和他繼續通訊，討論第二部史劇『海國英雄』的進行。

『海國英雄』是以延平王鄭成功為主角，來表現隆武一朝史實的，但結果南京大戰等等，却已延續到永曆時代了。這和『碧血花』描寫葛嫩娘向鄭芝龍請援已延續到隆武時代，正是一樣的。『海國英雄』劇本的寫定，我參加意見很多，結果是成功而公演了，我又偷偷地去參

親了一次，這是一九四〇年的冬季，我已將離滬赴港了。

我對歷史是有癖嗜，但對戲劇却完全是外行。所以，提供的意見，也有能用的，也有不能用的。還有些却因為上海的環境，有時候是不能暢所欲言。例如，『海國英雄』中關於延平王創辦天地會的事情，是我提出的，但我主張要直接描寫天地會成立大會，全劇在歡呼萬歲非常熱烈的情形下閉幕，阿英先生便認為因環境不許可而只好割愛了。劇本原來有出版的計劃，我由滬到港的船中，還替它寫了一篇敘言，但結果好像並沒有出版，不知是什麼道理。

在一方面討論『海國英雄』劇本時，一方面我們已在計劃第三部描寫永曆時代史實的劇本了，由於我的推荐，以女傑楊娥為主人翁，劇本就定名為『楊娥傳』。聽說劇本已寫好，并在上海公演過，可惜我無福參觀公演，也沒有拜讀過劇本，只在宇宙風乙刊上看到阿英先生關於『楊娥傳』寫作的一篇紀事文吧了。

我和阿英先生，始終只見過一面。以後，信是幾乎每天有的，但人却沒有見過第二次。我有一個工友，天天替我去送信；而阿英先生的信，却常常是他世兄送來的。有時候，他自己也送，却不肯進來小坐。我的工友認識他，開了門請他進來，他却總是不肯，等到我知道

時，他自然已去如黃鶴了。有一次，『孔夫子』電影預演，他約我去參觀，我以為這一次總可以見面暢談了。但結果，因為地點改換的關係，我是靠工友幫忙找到了，而他却反而沒有來，終於失却了再見一次的機會。

等我到了香港以後，他常常託人帶書籍來給我，却没有片紙隻字附在中間。我屢次去信，前後不下十餘封，也沒有得到他一次還信。我猜想起來，阿英先生總不會棄我如遺的，大概也是由於環境不方便的關係吧。

南明三部劇以外，阿英先生還想寫一部『縣縣神猿』，以張煥言爲主人翁，來表現魯監國一朝的史實。結果，却不知道他寫成了沒有。此外他還出版過一本洪宣嬌，是關於太平天國史劇的。

對於南明歷史的書籍，阿英先生藏本甚多，在我研究的過程中，幫了我非常的大忙，我處所有南明史料的來源，一部分是阿英先生代我搜購得來的，如史外，南疆繹史，小腆紀傳，小腆紀年，晚明史籍考之類；另一部份是他借給我的，如痛史，明季裨史，明季南略，台灣外記之類。可惜這一次在港變中，完全丟掉了。在我這真是生命以外最大的損失，而對於阿英先生也真是一萬分對不住他的。

『文壁』上說他全家離滬了，不知他到底往哪兒去。又不知道他的藏書都帶了出來沒有。希望他能到一個理想的地方，專心寫作，研究，替文學和歷史開闢出些光明燦爛的前途來！

一九四二，七，二七，桂林

懷念胡道靜兄

我在桂林，是不看晚報的。在八月六日那一天，偶然一個朋友來看我，帶了一張大公晚報來，却有如下的記載：

「東南日報由金華西遷江山衢州之時，中途全車被炸，損失慘重，該報編輯胡道靜氏且有不幸消息」。

這段紀載，看了使我非常驚駭，恐怖，痛心。所謂「不幸消息」，到底正確與否，直到現在還是無法打聽。不過，在我的情感方面，實在非常牽掛，不能忘懷的。現在，且把我和道靜的關係，寫一些出來吧。

我和道靜，可說是兩代的交情。要講關係，得從我和他老太爺寄塵先生的來往講起。我認識寄塵，是在南社成立的下一年，也就是民國紀元的前二年吧。寄塵是安徽涇縣人，他是樸安先生的弟弟。此時樸安在上海國粹學報寫文章，而寄塵則還在南洋中學念書呢。他們兄弟倆，都是南社的社員。寄塵年齡，實際上比我大一歲。但他從小考秀才，就少報了兩歲或

三歲，後來進學校，也是如此，直到加入南社，填寫『入社書』時，他還沒有把他的真實年齡披露出來。所以，我和他認識了二十多年，一直當他是我的小弟，直到在上海市通志館同事時，他剛剛是五十歲的一年，才揭穿了這個黑幕。這事情，是很有趣味的。

在南社中間，寄塵是一個非常忠實的社員。他身體很弱，作事則絕不貪懶，非常負責。對待朋友，也是好極了。我和他訂交將近三十年，來往間不爲齷齪。兩人個性雖然不同，我狂他狷，但交情是始終一致的。對學問也非常努力，成就頗多，這些，在他身後我替他所做的『胡寄塵家傳』中，講得非常清楚，這家傳，印入樸安所輯印的『樸學齋叢書』中間。而寄塵的遺著，也正占據着『樸學齋叢書』中的一大部份。

寄塵出學校以後，整個的工作，是教書，當編輯。他在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中，是住了十年內外的。『一二八』以後，好像他離開了商務了。此時，我正担任了上海市通志館的工作，請寄塵當編輯，寄塵便把他的世兄道靜也帶了進來。

此時，道靜年齡很輕，新從持志大學畢業出來。但他聰明而又努力，工作效能，非常高，在館中的同事，是沒有一個不敬佩他和愛慕他的。因爲他待人接物，又是非常的懇摯，非常的和藹。在幾個老朋友中每談到道靜時，大家總說，真到『雛鳳清於老鳳聲』呀！

上海市通志館創辦在「一二八」以後，却停頓於「八一三」抗戰之役。淞滬淪陷以後，自然大家都星散了。通志還沒有辦成功，積稿纍纍，道靜的成就最多。出版了三本『上海市年鑑』，四本『上海市通志館期刊』，兩本『上海研究資料』；中間執筆的，在質在量，道靜也都占據着很重要的地位。

淞滬淪陷以後，不到幾個月，寄塵就因憂憤而逝世了。道靜上奉孀慈，下撫弱弟，過着他很艱苦的生活。他本來對於新聞學，很感興趣，以後便正式加入新聞界了。可是那時候租界雖還存在，敵僞已非常猖獗，在手槍炸彈的威脅之下，道靜還是很安定底做他的工作。他先在中美日報，後來又兼任了大晚報的編輯，在百忙中和我保持着通訊的關係。直到我離開上海以前，他還替市通志館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就是把一部份的藏書，由道靜經手，運到了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去。

我是三十年十二月中旬離開上海而去香港的。臨走的晚上，市通志館同人來替我餞行，大家都很興奮。道靜好像很少開口講話，但臨別時殷勤的一握，我却在他冰冷的手掌上，窺見了他激動了底溫暖的友情。

我在香港，差不多默了將近一年，道靜常常有信來，不以盛衰易節。太平洋戰爭爆發以

後，自然交通是斷絕了。我在流亡的途中，也很思念着道靜，和其他市通志館同人的行止。記不清是在老隆還是在興甯吧，報上有了關於道靜的消息，說他到了金華，担任東南日報的編輯，我心中非常欣慰。誰知行抵桂林以後兩個月，却於無意中看到了大公晚報上這一段驚心動魄的紀載。

不過，我是不相信道靜真個會遭逢不幸的。而一方面，內心又很恐怖。所以連在上海養病的樸安先生，我也不敢去驚動他而向他打聽道靜的消息。還有，從我到桂林以來，往往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朋友，會突然來找我，或是和我通訊。對於道靜，我也是這樣的期待着。但是，從八月六日到今天，差不多又將近三個月了，而道靜的消息却還是杳然。爲了悶在心中太難過，所以把它寫了出來。希望道靜還在人間，或者見了我這篇文章而給我來信吧，那就是非常的幸事了。

一九四二，一一，四，桂林

懷念志超女士

自從馬尼拉淪陷以來，已有半年多了。這太平洋上明珠般的都市，在抗戰以前，是曾經留滯着我十天以上溫馨底旅夢的，山川人物之盛，歷歷然如在目前。現在，整個兒都踐踏在敵人獸蹄鳥跡之下了，思之不勝悲憤。而朋友中間，尤其使我担心的，却是志超女士的安全。

志超是亡友季恂的學生，又是他的同鄉。她是畢業於松江景賢女中的，這正是北伐以前江蘇南部革命的搖籃；在它的教員和學生中間，曾經有過不少為革命而犧牲的人。志超雖然不甚參加實際工作，但她政治頭腦甚清楚，頗有正義感；對於文藝，也有着癖嗜的愛好，正是一個聰明的女性。

一九二六的春天，我和季恂都在上海工作，賃屋於法租界望志路永吉里。志超也住在那兒，她是讀書兼養病。我們那時候晨夕見面的，季恂而外，有墨樵，秋石，重明，競西諸人，都是工作上的夥伴。志超呢，因為她不甚參加工作的關係，所以沒有多大的往來。

這年的四月底，我挈眷和墨樵夫婦到廣州去了。到五月初旬，志超也同着季恂前來。最初，我們都住在一家取名爲「客廬學旅」的公寓裏面，差不多天天相見。後來，我搬到一個女朋友家裏去住，不久離粵返滬，這一下，就在無意中和季恂墨樵訣別，永遠不再見面了。

季恂是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二日病故於廣州的，此時志超已先赴武漢參加工作去了。武漢政府解體以後，好像她還到上海，曾經在租界被捕過。後來，她就到馬尼拉去，和在武漢時代認識的某君同居了。

我和志超的重見，已記不起時候，也許是一九二九年吧，地點則在上海。此時，她已從馬尼拉還來了。我是在上海看見她以後，才知道她和某君同居的一件事情的。她身體本來不好，常患咯血之症，據說馬尼拉熱帶的氣候和她多病的體格不甚合宜，而她又惦念她鄉下的母親，所以她毅然還國，暫時不想再去。但某君却因此而不高興，後來便生出了許多的誤會來。

好像是一九三五年吧，我參加上海市政府發起的觀光團，到馬尼拉去遊玩；此時志超還在上海，但因爲她的關係，我已和某君在通信了，我到馬尼拉以後，某君熱誠地招待我，替我介紹了許多朋友，我很感激他。一方面，好像他是很希望志超重去馬尼拉的。

等到我從馬尼拉還到上海以後，志超却依舉不想去南洋。這時候，她身體仍不很好，有時在醫院中養病。也有時候，住在人家公館裏教幾個小姐們國文和英文之類；另外一些時間，是暑假或寒假中，則住在女青年會或是三馬路慕爾堂的宿舍裏面。

後來，聽說她和某君鬧翻了。她來告訴我，說是某君的不對。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某君，希望他們言歸於好，語氣寫得很重，但也沒有效力。

七七抗戰事起，某君還到南京來了。有一天，他從南京到上海來看我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『我和志超又言歸於好了。』在我，那自然是很高興的消息。此時，抗戰熱潮非常高漲，某君又給我談了許多各方面合作的好消息，大家都很興奮。最後，他說他不久還南京，想和志超同去。隔不了幾天，果然聽見說他倆都走了。

以後，八一三戰事發生，接着淞滬棄守，南京淪陷。聽說他倆到了武漢。再後，好像又說都到重慶去了。但不久，有人從香港來，則說在那兒看見志超，很不得意，好像和某君又鬧翻了似的。直到一九四〇年年底，我從上海到香港，看到了彭老先生以後，才知道志超真的又和某君鬧翻，而重行渡海到馬尼拉教書去了。我問他再次鬧翻的原因，和兩方面的誰是誰非。彭老先生却不肯講，只是搖頭太息吧了。

那時候，志超知道我到香港來了，她就忙着給我通信，還告訴我許多事情。對於國事的熱潮，她此時是突然高漲起來了。來信往往訴說她心願的不平，和住在那兒的不如意，希望還到國內來。但在我，終以爲她的身體太單弱了，還來不適宜於做艱苦的工作。倘然隨波逐流，則太無意思，還不如在海外工作，比較容易發展，而對於國家民族，也還是一樣底有益吧。後來，太平洋潮流洶湧，她覺得住在馬尼拉頗不安全，希望到香港來。我又告訴她，要是馬尼拉有事情，怕香港也不會是安全區域吧。這樣，便打消了她離開馬尼拉的計劃。

一九四一年的年底，太平洋的戰幕果然揭開了。香港淪陷以後，馬尼拉繼之，最後，連馬來亞和荷印都不免受着敵人砲火的洗禮。我在逃亡的旅途中，常常担心着許多公私方面朋友的命運，尤其默默地私自祝禱着志超的安全。因爲，當時倘然我贊成志超歸國的計劃，她一定會還到內地來的，對於她，那不就很安全了嗎？再不然，如果她到了香港，自然逃亡也比較便利，看到文化界大多數旅港的朋友，不是都安然脫險了嗎？現在，爲了我個人的偏見，害她留在這不容易逃避的地方，交通阻滯，消息杳然；要是萬一有甚麼不幸，不是王導伯仁之恨，再見於今日嗎？憂心忡忡，不可斷絕，寫此小文，聊當懺悔。希望有一天志超能夠脫險歸來，則此無聊的東西，便可以拉雜摧燒了。

一九四二，八，二四，桂林

新詩和舊詩

——柳無忌拋磚集代序——

我是喜歡寫舊詩的人，不過我敢大胆地肯定說道：再過五十年，是不見得會有人再做舊詩的了。

平仄是舊詩的生命綫，但據語文學上的趨勢看起來，平仄是非廢不可的。那末，五十年以後，平仄已經沒有人懂，難道再有人來做舊詩嗎？

也許有人要問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現在有幾位新文學的作家，也喜歡寫舊詩呢？我以為，這不過是一種畸形的現狀吧了，雖然他們寫得很好，言之有物和清新有味的地方，可以超過舊詩的專家。不過，對於舊詩，只是一種迴光返照，是無法延長它底生命的。

也許還有人要問，那末你為什麼還是喜歡寫舊詩呢？我以為，還是癖好的問題，也可以說是情性的問題。我從前打過譬喻，認為中國的舊文學，可以比它做雅片烟，一上了癮，便不易解脫，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所以，雖然認定白話文一定要代替文言文，但有時候